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纘緒卷一至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陳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纉緒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纉緒十八卷元劉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詳惟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爲廬陵人字成之嘗舉鄉貢進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尚存也此書諸家書目皆未著録獨永樂大典頗載其文其大

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纉緒體例興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遺彼說或宗主此論而兼用彼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通章有數句興一句有興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句為韻連章為韻疊句為韻重韻為韻之類論風雅之殊

如曰有腔調不同之類於朱子比興叶韻之說皆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必盡合詩人之旨而於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所闡明矣明以來諸家詩解罕引其說則亡佚已久今就永樂大典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脫譌定為一十八卷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纘緒卷一

元　劉玉汝　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有二例有無取義者有有取義者傳前以彼此言

者無取義也後言摯而有别和樂恭敬者兼比也兼比即取義之興也傳兼二義故云後凡言興者倣此欲學者各隨文意而推之　集傳首舉文王固此詩本旨亦以正舊說之非也首章雖先言淑女後言文王然重在君子文王也其興關雎有和樂恭敬意賦窈窕有幽閒意然皆不明言至於太姒則曰淑女於文王曰君子於匹配曰好逑皆稱美之常辭耳然味其中雖極盛之德亦可於此而見故傳下文既云見

其一端又云關雎舉其全體而言意蓋如此朱子又言關雎深奧張子則言以平易求之則意遠以廣此類即可推矣傳既言幽閒又曰貞靜惟貞故幽惟靜故閒表裏之謂也匡衡之說最得女德外著幽閒之意

此與末章託興惟取辭字相應以起詞語録有順絜之說然本章無此意傳亦不言不得取此義大序傳言關雎興兼比者秖言首章耳

首章詠文王后妃之德詞雖常而意已至次末二章詩人止自述已憂樂之情而已其於后妃雖止用前窈窕淑女一語而全章之意皆在此一語之中蓋詩後章承前章多有意如此者故其詞雖略而意自備后妃之德愈可見蓋已之所以憂樂者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故也使可常有何以能使人為之憂樂如是哉然其憂樂雖主后妃而實為文王而憂樂也其憂樂之情又各得其正此夫子所以稱關雎而朱子

以為深奥者亦於此可見矣
傳叶音於某字下云叶某反愚按詩音韻反切古今不同宋吴氏才老始為叶音補韻其考證諸書最為有據朱子取而用之於詩傳其間有未安者又從而釐正之使讀者音韻鏗鏘聲調諧合諷詠之間誠深有助然古人淳厚質實當風氣未開之時其言語聲音皆得天地自然之聲氣而合於天地自然之律吕自唐虞至於秦漢凡聖賢君子民俗之言語文章歌

謡詞曲之見於經史子傳百家之書者莫不相合葢古今之正音也後来光岳氣分而大音不全方言里語漸以訛謬而為韻書者又不能正之而一從俗音其意惟欲取便一時而不知其非古矣今吳氏補韻以正音為叶韻則是以後來之俗音為古人之正音豈其然哉今叶音之叶字竊謂當以古字易之如友下云古羽已反謂之古庶幾人知音韻之正以復先王之舊以本天地聲氣之初以終朱子釐正未盡之說

而未知然否也

孔子之言論作詩者性情之正也凡讀者固當觀詩人所咏之人亦不可不觀作詩者之情故傳兼論后妃詩人之性情謂之一端者舉而有别乃后妃全德一端之外見謂之全體者人情大端惟憂樂二者合二章可以見人情之全體　詳傳以此篇見文王之德文王生而德盛身修故得於天而天立厥配得於人而人化於其未得配既得配而為之憂樂非文王

德盛身修何以致此周公定樂用此於房中鄉國所以著明文王之德為風化首也孔子屢稱關雎二南固此意朱子於此首以文王之德言亦此意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此篇傳以勤儉敬孝論之精切矣竊又因此而推之

以為古者女子姆教四德今詩所言為絺為綌者婦功也服絺綌澣濯者婦容也言告婦言也勤儉孝敬婦德也四德咸備故曰后妃之本本即有子孝弟為仁之本之本言后妃之德皆由此出也此篇與下篇皆見后妃之德文王齊家之實

次章乃此詩所由作首章追述絺綌未成以前事末章則預言既成以後事首章葛初生而未入用故止述所見聞之時物非心常存何以發此次章絺綌既

成而服之無有厭斁非身親之何以能此末章則仁之根於心者深禮之行乎身者周矣然此皆后妃之常事而自述者述其實耳在他人視之則有以見其心之德有以見其身之修既足稱文王身修之配又足以實關雎之詠矣下篇同

首章中谷無韻合下章中谷以重韻為韻詩有本章重韻為韻者蘭分末章是也有合兩章三章重韻為韻者此篇與瞻彼洛矣是也此古人用韻之體後人

以重韻爲嫌非古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傳以采卷耳登山馬罷人病爲託言然酌罍與觥亦託言也國風中如栢舟無酒采緑狩釣皆當爲託言云何吁言將何説惟有憂歎矣若從目則惟有遠望

矣極嗟歎憂傷而其詞不迫此得性情之正所以為貞静專一也

二南詩皆三章此獨四章首章即見本意次章三章對舉申詠末章變文而以咏歎結之又四矣字皆結詞後来四韻律詩之體蓋本於此矣

關雎詩詠文王后妃之德行孔子則稱詩人之性情葛覃卷耳則兼之蓋二詩后妃所自作故既可見其性情又可因以見其德行焉以德行言之則葛覃見

勤儉敬孝於居處之常卷耳見貞靜專一於憂思之變以性情言之則葛覃樂而不淫卷耳憂而不傷也文王為家之主后妃為家之內主皆必身修而後家可得而齊故關雎見文王之德葛覃卷耳見后妃之德皆有以為齊家之本矣故合此二篇與下二篇皆見文王齊家之實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

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衆妾因見樛木為葛藟所纍遂託以后妃為福履所歸舊説取下垂之義則是比而非興矣君子謂所詠君子中含逮下意則興兼比矣然兼比不若專興為深遠諷詠之自可見樂只猶言樂哉讚美咏歎之詞與南山有臺采菽之樂只君子同非衆妾之樂此君子也傳謂樂其徳者謂作詩之由非釋樂只之樂字也若以樂只之樂字為衆妾之樂此君子則誤矣樂

只若子稱之也福履綏之願之也稱願即頌禱風雅不同故傳只以稱願言二字出禮記此篇三章一意無淺深無次序惟易韻以致殷勤亦三不能自已之意蓋詩之一體詠歌之妙者也張子謂詩人之意至平易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正謂此類輔氏謂語有深淺非也

此文王后妃家齊之實也后妃無嫉妬之心固見后妃身修而德盛矣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則亦能以

后妃之德為德矣以此推之則文王后妃身修家齊之樂豈虚也哉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有二例有專比有兼興專比之中又有二例有全篇比鴟鴞伐柯是也有全章比螽斯是也每章三句皆只説螽斯暗藏所詠之事而不露故曰全章比三章一意惟易疊字為韻以致其殷勤再三稱美之意

無淺深無次序與前篇同但前篇有稱有願此則有稱無願蓋宜爾者已然之詞也既已有之而甚宜則無所事乎祝願惟稱美之而已耳螽斯稱羽以比外見之德其用疊字亦含德意已有德子孫亦有德所以為福不然雖多亦奚以為此用疊字之工亦有法焉非苟然也

此亦文王后妃家齊之實也此詩不特見文王后妃與媵妾之德并見文王后妃子孫之德以此二事推

之文王后妃閨門雍睦之氣象為何如哉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月令二月桃始華周禮仲春會男女詩人因所見桃華以起興此專指首章言次末二章則因首章言華遂取實與葉以申所詠不必皆實見矣蓋桃始華所見者也當此之時安有實與葉哉詩之託興多如此

如黍離之苗穗實亦然不必别為之説蓋亦一體也

周國女子之嫁始至而詩人見其賢知其必有以宜

其家曰知曰必為其始至可知必詠始至者詩美女

子之賢多如此如關雎鵲巢碩人皆然蓋古者明日

見舅姑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前此皆為始至之時女

子之賢否於此乎觀周民熟文王之化皆能修身以

齊其家故女子既賢人亦歎咏而深喜其賢也

此文王治國之實也國之所以治者以人人能修身

以齊其家也國人之家齊而後君之國始可以言治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此詩全篇興體也全篇興與各章興之例不同蓋以全篇為興也詩人以文王人才之衆多偶見兎罝之人遂託兎罝以興其人才之可用復以此人興文王

之人才衆多詩中所興者兎罝之人耳文王人才衆多之意猶在一篇所言之外故曰全篇興觀傳猶字可見蓋猶者謂兎罝之人猶如此則文王人才之衆多可知此又興之一體不可不知也詩中有此體者惟此與隰有萇楚二篇而已或曰如此則當為比曰比者以彼物狀此物蓋二物也若此詩則以此事興此事非有二事也故只當為興不可以為比也中逵通行之路肅肅可也中林無人之地而亦肅肅干城

好仇腹心語皆有淺深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此篇最見文王德化泯然無迹之意周民承周家累世之澤加以文王壽考之聖斯民薰陶涵浸于德化深矣其婦人采芣苢而自賦其言采采者常事也芣苢者常物也采有掇捋袺襭者常序也以此自賦又

常語也而優游安逸閒暇從容陶然而無累悠然而自得直有堯民擊壤帝力何有之意王者之民皥皥而莫知所以為之者于此可見其實焉且桃夭女子之賢兔罝武夫之才猶以詩人美之而後見若此則非自言其樂亦非人之稱其樂也而其樂不特己不自知而且有非人所得與尤非他人所能喻者文王之德化周民之美俗于是乎盛矣至矣而蔑以加矣讀者反覆吟哦而玩味之則中庸所謂淡而不厭者

其此詩之謂矣

以上三詩皆見文王國治之實先桃夭後兔罝者國家之治皆由内而外也芣苢見文王之化人人之于文王皆有莫知其然者然化不離于人心之本然百姓之日用豈外此而别有所謂聖人之化哉中庸曰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自明而誠者之事也人人可以自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曰興而比竊謂當曰興又比葢興有兼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兼興者緑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兼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

黍離頍弁賦兼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葢興在賦比中

非賦比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頍弁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頍弁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而比則與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辨矣故漢廣椒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又比氓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

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咏之則有敬之之意矣敬

而悅之悅生於敬故兩言秣馬為悅之至悅而敬之

敬生於悅故三致歎咏為敬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

不可求而興比反覆最見歎咏非工於咏歌者乎故

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可求

而愛敬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

化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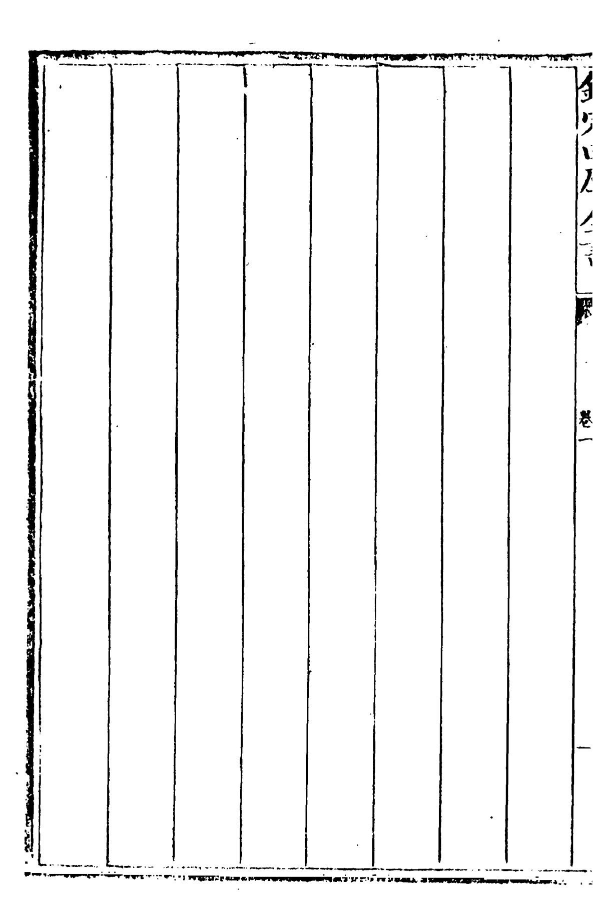
文王之化非止江沱汝漢之間傳於漢廣曰先及於汝墳曰先被此其所先被及者則後所被及者豈可限量哉此篇次章乃此詩所由作首章追賦未見時事次末章正述既見時意其體與葛覃相似所以知為追賦者以條枚條肄而知之汝墳之去紂都視江漢為近以漢廣推之則汝墳染紂之俗必深以本篇推之則不特淋其惡且必有遭其虐而怨叛者矣

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其身修之純德事君之小心皆有以浹於人故汝墳之婦人未見君子憂之之意如彼既見而喜之之情如此其憂喜既得其正矣而又知王室之當尊文王之當親而以是美其夫蓋亦莫非義矣夫當商紂淫虐之時能使江漢之女子端莊靜一難矣而汝墳之婦人既得性情之正又知倫誼之大豈不尤難歟故文王之德化於漢廣見其及人之遠於汝墳見其入人之深此汝墳詩所以後

於漢廣騶虞魴魚赬尾一句比與衛終風大雅緜同當
類推之
以上二詩皆見文王天下漸平之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故曰漸平詩列風雅頌以寓修齊治平之法而二
南諸詩之次第已具此法於其中此聖人之精意也
程子謂二南猶易乾坤乾統坤坤承乾竊謂二卦不
特見統承雖全易不出此二南亦然其說詳見後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

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案此篇永樂大典失載



詩纘緒卷二

元　劉玉汝　撰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詩見諸侯身修有德得賢妃亦有德而身修足為齊家之本猶關雎也

鵲巢鳩居如序説則是比而非興矣今以為興葢以鵲巢鳩居二句興之子于歸一句而居之御之取詞字相應觀傳是以二字可見葢義興之一體也

盈謂勝之多則以二句興之子一句可知禮以成為美不成禮則迎送雖多奚以為故以成終之此篇雖據實事而咏未嘗言夫人所以為德者然非有德何以稱其儀成其禮哉故此詩無溢美無過詞而自有以見其德家人作詩者之性情亦可見其正張子謂以

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尤可以此詩類推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前二章以兩于以提起詠歎末章僮僮祁祁乃極形容蓋祭以敬為主前兩言采以見采之勤兩言用以見用之謹合敬意而歎詠之末直以愛敬之意形容之夫人之敬如此其美可知且采蘩未祭時事僮僮

正祭時事祁祁既祭後事蘩祭之物事祭之禮宫祭之所末章祭之心三章見始中終辭簡意備而表裏之敬可知歎美之善者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時物不同而所感如一故上文所賦則易其辭下文惟易其韻以見思念之情既見既覯乃未見未覯時言之覯亦字則字可見然其未見而憂傷止於如此亦得性情之正矣

按孔疏及儀禮此篇當在采蘋後說見下篇之末

按此篇當從儀禮及孔疏移置於采蘋後則采蘩采蘋處其常草蟲處其變尤與周南之三詩相對而相似按鵲巢見諸侯身修而得賢妃采蘩見夫人身修

而諸侯之家齊采蘋草蟲見大夫身修而得賢妻行露聽訟見大夫之身修羔羊退食見大夫之家齊殷靁摽梅見士庶之家齊而諸侯之國治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觀伐拜敗三字可以見其愛之愈深下文泛總說隨上文叶韻耳必稱名伯據今而言皆足見愈久愈愛之意又甘棠所以蔽芾者以人愛之故也屢稱蔽芾數戒以勿辭意愈至則不特愛之於今日者愈深而愛之於後來者尤未見其已也諷咏之自可見

此篇為武王時所作蓋文王時名公未稱伯武王克商分周召左右而後稱伯今稱召伯故知其作於武王時然周南召南皆著明文王之德甘棠所言為文

王時事所以列於召南之中今按此詩與何彼穠矣皆為武王時所作必當與何彼穠矣同列於後而此詩乃移而升居於前者意者采蘋草蟲以上為文王躬化南國之詩行露以下為召伯布文王德教所致之詩其以甘棠升居於此者欲以明行露以下為召伯布政所致召南之所以為召南者以此非何彼穠矣所可同故特移而居於采蘋草蟲之後行露之前也其移之者或周公或太師或孔子雖不可知然移

之之故以事理推之而可知其或然也不然則二詩之作同時而何列之異所耶後日思召公之詩何乃先於前日布政之時耶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輔氏謂前章責之以禮後章斷之以義此說得之以

此絶其人則其所守可知以女子而能是豈無所自來揭甘棠於前而召南之義粲然矣傳於末章言求室家之禮不足蓋詩後章承前章意不言而前意在其中觀此傳尤可見

此詩南國民間女子所作并見大夫之賢則南方諸侯之國漸治矣其政教雖本文王而實召伯布政使然故揭甘棠於前以表之此篇本與采蘋草蟲相連今以甘棠間之然意未嘗相間也蓋女子能以禮自

守而聽訟者能使有禮者得以自直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則大夫之賢亦可知聽訟者或為召伯或為諸侯不可知然前後之詩皆言大夫而此詩居其間豈非皆為南國之大夫與故曰意未嘗相間也讀者當以意觀之可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稱美服飾易形容氣象難此篇三章惟以服飾變文叶韻以咏之而服飾之有常可見惟以退食一句反覆三變以咏之而從容自得之氣象可想又舉燕服以見在朝之節儉舉退食以見在公之正直節儉正直見身修退食燕居見家齊大夫之在位者固可美而國人之稱美之者亦知德而善咏矣

自行露至摽有梅皆民間所作行露因女子守禮而見大夫聽訟者之賢羔羊因大夫而知國人作詩者

之善二詩可以互見又大夫賢能治其國而國人能守禮咏德則南方諸侯之國治亦皆可以互見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或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行役遇雨為最苦家人因聞雷聲觸景興詞而念君子之勞三章一意而惟易其韻者念之深也下二句

美其德望其歸而三章不易其辭者思之尤切也思其君子而再三美其德其所思者惟以其德婦人之亦有德可知也凡章首託興興辭後章同辭異韻者非有他義也若下文咏意同辭而復致其咏歎者其意為尤重當以此篇與衛北門北風王黍離揚之水等篇例推之可也

歸哉歸哉本章二哉字重韻為韻又合後章重韻為韻凡本章無韻者當推此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

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召南之詩至小星而再更端蓋鵲巢以下四詩為文王后妃躬化之詩甘棠以下五篇為召伯宣化之詩然皆南方之近國也小星以下三詩則為南方之遠國而野有死麕則為南方極遠之地自古難化之俗

至是而化亦及之矣故小星承上更端總以文王后妃召伯之化繼以遠方諸侯之國所以明德化極遠天下漸平之實效也故以類言之則小星與鵲巢同為諸侯夫人之詩江有汜與采蘋草蟲同為大夫妻之詩野有死麕與摽有梅同為庶人婦女之詩然而不以類同列於前而再以列國夫人起大夫士庶於後蓋王者之化自近而遠得詩者近先遠後其序自然如此傳於漢廣言文之化由近而遠即此意又乾

一坤二亦此意

命謂貴賤之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夫人以后妃之德化衆妾以夫人之德感能知命而安之故有以定其心而不為怨欲之所動興取字相應前漢靡已然傳於此發例後當以此類推之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以一句興二句又以彼形此故傳以猶字乃字釋之取義興之一例也氾渚沱一意取叶韻以起下文耳江為南方流水之通名沱則江之别名凡水由江出或入江者皆曰沱南方江水中多有不特江陵漢陽之閒有此也又不必為媵妾所居之地凡所聞所見所經行皆可取以起興始言悔中言處末總言嘯且歌悔而未遂則嘯相安而樂則歌相安而樂則非徒悔矣然其始何以能悔哉婦人之性最未易開悟者

今乃能悔而非為人悔可謂至難故滕首言之推厥所自豈非樛木螽斯之化哉

觀小星見夫人衆妾之性情觀江有汜見大夫妻妾之性情可謂各得其正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

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問辭應在下句首以何起辭宋玉九辨相如長門賦皆用之末章倒用何字變文之法也曷不猶言豈不也肅雝本言車中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直指王姬尊敬之也王姬平王皆追稱也以孫子子孫互言反覆咏歎以美之也首次章首以興對舉次末章下以事對舉詩體也湛露詩亦有此體　竊謂此詩武

王時詩人追述文王為諸侯時以世子武王女嫁諸
侯之世子而美之也女子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久而人猶師法之至武王有天下之後詩人欲化天
下以婦道故追述其初嫁時事以美之亦如甘棠作
於武王時追述文王時召伯布教之事而歌之也所
以知詩作於武王時者以其言王姬平王也蓋追稱
之也所以知文王為諸侯時者以其平王對齊侯文
王非實王也所以知武王為世子者詩不稱女而稱

孫文王以諸侯為婚主也文王既追稱王則孫亦追稱王姬也所以知為諸侯世子者不稱齊侯而稱侯之子子者侯嗣也稱肅雝故知其化天下古人稱德不必多也兩取桃李繇緡為興故知其為初嫁時事關雎鵲巢桃夭皆美女子於初嫁時碩人閔莊姜之不見荅亦追述其嫁時之盛蓋詩稱美婦人女子體如是也甘棠稱召伯何彼襛矣稱王姬同作於武王之時同為咏文王時之事故皆得列於召南之中以

甘棠例之則何彼襛矣當為追述文王時事之詩以何彼襛矣例之則甘棠既作于武王之時當與何彼襛矣同列于召南之末今甘棠既揭居前以表召南之義而此詩不移者蓋又欲以騶虞並為麟趾之對而為召南之終也說見後篇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此詩專詠諸侯之仁蒐豝見其及物騶虞見其本心

本心之仁推行有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序也由本心之仁推行已及於物則其親親仁民不言可知矣狀仁之全莫善於此詩人因春田以發詠彼茁者春也一發者田也見草木之茂則以葭蓬詠之見禽獸之多則以豝豵詠之見其仁心自然非由勉强則以騶虞咏之舉葭蓬豝豵而天地萬物與吾一體之意已可想而又再三歎騶虞以咏本心不惟見諸侯之仁又因以見文王之化又且使人油然感發

眞可反求而自得其本心焉歷觀詩三百篇言仁未有如此篇之善形容者故取及物爲召南之終而又用之爲天子之射節歟　騶虞首章叶則音牙後章叶則音五紅反與乎叶則本音一字三叶韻若合後則重韻爲韻一詩而用韻之例四

麟趾見文王后妃子孫宗族之仁厚何彼穠矣見文王后妃孫女之肅雝言化不特被當時而且及後人矣麟與騶虞皆王者之瑞一彼一此言此不特及人

而且及物矣子孫孫女以人而類麟與騶虞以物而類麟趾兼二義此二詩各一義故合二詩對麟趾為鵲巢之應為召南之終又合二南為關雎之應以見文王天下漸平之實而其德可法如此云

傳謂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采蘩猶葛覃草蟲若卷耳竊以此意推之謂采蘩采蘋猶葛覃草蟲若卷耳小星江有汜猶樛木螽斯行露猶桃夭而甘棠羔羊猶兔罝摽有梅猶芣苢野有死麕若漢廣殷其靁若

汝墳何彼襛矣騶虞若麟趾蓋内以是施之則外以是應之上以是行之則下以是效之故二南諸詩相似而相對有乾統坤承之義焉然其相似者不必真相似相對者不必真相對又有乾一坤二乾純坤雜之義焉皆可以意觀之

詩纘緒卷三

元 劉玉汝 撰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

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首章以柏舟為比者不得於夫而隱憂之教學之意
也綠衣終風亦然
二章反求諸心而知己之不能度物往愬兄弟而兄
弟又不能察己之心則窮亦甚矣
後二章乃言衆妾見侮而心憂直言羣小而隱言日
月蓋妾賤夫貴立言之等以此而觀莊姜之心豈真
不能度物哉特不能度莊公之狂暴而移易此心耳

衆妾見怒實由莊公致然然其憂思止於如此不過其則皆得性情之正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此類是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恵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首言别時景物乃以燕燕興已與娣次言送别之地大歸歸宗也于野托言與卷耳陟岡同婦人送迎不出門末二句言送别之情既送而又遠送之既别而又瞻望之瞻望弗及則又為之泣涕淚有盡心難忘也

故曰實勞我心當此之時衛國禍亂有不可勝道者而隱然不露辭極淺近平易而其中自有歎恨不盡之意所以為不可及末述仲氏平素之德相勗之意相勉之辭以致别後難忘之思嫡妾之閒處變如此而性情皆不失其正猶南有樛木江有汜之遺意焉衛風初變而猶美於此可覩葢莊姜述仲氏之德而以身心言是其平日知學古人而用力於身心者故事君事夫為嫡為妾無閒於死生常變皆能以大義

自勉真可為閨門之訓矣世之君子徒口耳之是學可媿也哉

當從傳移置此篇於終風後後凡言錯脱者並依此例移置為是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

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莊姜以古人古道自處所以不見答於莊公莊公資質本已狂蕩而又未嘗學問不知師古是以處閨門之間言不道忠信身不循禮義心志回惑無有定時此莊姜所以憂也故此詩專為莊公心志無定而作首言不古處者無定之原也繼言無良不述者無定之躓也不相好與不顧不報而復俾我報我者皆待己無定之情也胡能有定之辭終篇不易焉然既無

定矣而曰胡能曰寧不皆為疑辭而不為決辭先曰德音而後曰無良旣曰不報而又曰報我皆有望之之情望之者望其定也苟能有定則所以報我顧我者必有其道矣此其所以望也首呼日月末呼日月父母憂思之至所以結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

願言則懷

不忍斥言惟取比寓意與柏舟綠衣同故傳於柏舟謂與下篇相類者此其一也前二章以一句比後二章因前比增為二句比且其取義亦以漸而加始止取義終風繼增以霾又增以曀因曀又增以雷有此事有此情而取比復有此義如層淵疊障以寫此情工於比者也又比之一體　前篇言不報而又曰報我言不顧而此篇又曰顧我莊姜之憂豈謂其不答

不顧者謂其所以答我顧我者非其義也非其禮也故既曰顧我而又曰謔浪笑敖既曰肯來而又有莫往莫來之時是其所以答我顧我者乃所以為不答不顧也莊公之為人無定如此且將無以為家而何以為國無可奈何則惟有悼思寬懷而已矣柏舟緑衣與此皆能止乎禮義所謂相類者以此不日有曀兼叱前顧我笑敖肯来莫来之意末章則深念而未已耳詩凡後章合前章意者此亦可見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州吁以嬖人之子弑君而虐用其民阻兵而用以纍怨從軍者自知其必死亡而作是詩首章自言其用兵之狀而有已獨死亡之怨次章舉主將之名言所以用兵者為此事見其師出無名不以我歸而軍士

無義不反顧之心矣舉孫子仲而州吁不言可知三章軍行而居處則不特無不反顧之義而且無闘志矣喪馬而往求之林下則不特無闘志而且失伍離次矣失伍離次而惟思室家有不遂偕老之歎則軍士之情益可見矣衛莊公不能脩身以正其家又不能以義方教其子使州吁恃寵驕奢阻兵安忍弒君殘民而卒受討賊之誅詩存此篇所以著柏舟緑衣之禍至於如此其為世戒深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詩有章四句而三句興或三句比者比興之一例也凱風吹棘辭同而一比一興比興之所以異二章最可觀後三章興又自不同棘薪無令借彼發此言彼則如彼此則如此是平說寒泉黃鳥借彼形此言彼

猶然而此乃不然是抑揚說此興之取義者又有此二例他可類推　育我而劬勞者父母之恩也首述父母之恩者將自責而先推本以發端言之序也次章而下皆自責也子壯大而不令使母勞苦不安非子之責乎故曰痛自刻責然母非實勞苦而以勞苦為詞故曰微指其事而婉詞幾諫焉然若婉詞幾諫而無以慰悦其心未有能安之者故以慰母心終焉此詩本欲幾諫而先自責幾諫之詞寡而自責之

詞多蓋幾諫固人子所當然而自責尤人子之難事何則幾諫猶見父母之有過自責則不見父母之過而惟見其為己之罪尤足以感動親心固有不待幾諫而父母自喻於道者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者以負罪引慝也夫負罪引慝者事親之要道也說苑謂深受其罪使親哀憐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皆此意也凡為人子者苟或處人倫之變或事難事之親首當以此為法況親之小過而能一以

是行之豈特無愧於七子雖舜之盡道不患不及矣夫子以衛風雖不足道而七子深可為法故存此以為世教使讀是詩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之自得本以興君子之不自得然下文不言而

君子不自得之意隱然於其中取興以興意又是一
體

前二章詞平易而意悠長此章直賦其憂思詞愈平
易而意愈悠長故程子曰思之切矣蓋寫其自然之真
情所以為至

此言德行又言不忮不求則已亦知德行者矣張子曰貧
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愚謂己與人交遇弱者
忮遇強者求強弱雖有人己之殊而忮求則皆在己

匏有苦葉濟有深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渉卬否人渉卬否卬須我友

何以見此詩之為刺淫亂以第三章而知之第三章言昏姻始終之正禮而無所美因是知前後之所言者皆比體而所比為此事又因所比者皆非美辭而知第三章之無所美乃所以刺淫亂也故傳於第三

章言深刺淫亂之人然則第三章乃此詩之主一篇之要也古者昏姻必以禮而行禮各有時旭日冰泮時也鳴鴈歸妻禮也納采用鴈昏姻之始事親迎歸妻昏姻之終事也詩人工於咏一章四句而昏禮之始終備矣謂非一詩之主一篇之要可乎愚嘗因是推之此詩分各章而論則首章取比言人有當然之理次章取比言世有不然之人三章則直陳昏姻之正禮末章則取比兼言其一然一否者以結之此則

四章各一意也若合一篇而論則首次二比乃為第三章之興而一然一否以興之者所以見第三章之言為寓刺也末章又取比以終第三章之事謂人多不待時之至禮之備我之待之以見第三章之意人當行之而乃不然所以深明其為刺以結之也其例則見於卷耳漢廣卷阿鳳凰車馬二章分言則一比一賦合言則彼之比為此之興又漢廣與巧言秩秩章皆興而又比特彼為一章此則為一篇耳故悉詳

此詩以正禮刺淫亂以二比為興又以一比終之其前後興比皆一然一否又詩之一體蓋詩不一體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夫婦之際有難於言亦有不忍言者故多取比以寓意敦厚之意也谷風一篇大意不出於首章其次章三章則終首章後段之意四章以下則終首章前段之意詩於首章畧見一篇大意者長篇長章間有此

體蓋亦自然之勢也此詩本言夫之見棄而首章止以怒言寛柔不迫辭不盡意皆厚之之道也

首章述其見棄之由由其夫好色而不好德也然將去而心有所不忍情不勝其若者蓋猶有及爾同死之望也

二三章自省已德之無違而不得與同死矣故有絶意之詞然於新昏雖以二毋戒之而二我亦有譬之之意其辭雖隱而意亦悲矣

四章詳言黽勉同心之事如此

五章承上章章斷意連惟長篇長章間有此體此則言不宜有怒而怒矣然此止曰為讎曰阻曰毒至末方言其怒者蓋是三者怒之本也先有此三者於心而後形於色昔育至御窮言先貧後富尤無可去之義故至末方言之

末章亦承上章言昔育既育之意亦章斷而意連有洸有潰極言武怒以終首章之意然辭既終而猶欲

其念昔者怨之深望之至也

谷風之婦人有德之婦人也其始夫婦和而閨門治故能以貧而致富今既富而見棄是前貧後富無去之意而能反身省德述己勤家之素不忍遽去而有望夫之情以遂其同死之義不賢而能是乎其夫所以棄之者徒以好色不好德之故則其不能正身以齊家可知矣夫者家之主也為家之主而不好德則今雖富也豈可保乎其家之衰必自兹始矣夫衛國

之風其初本非不美也上則莊公有賢妻而不見答下則谷風有賢妻而見棄上者下之效家者國之本君臣上下之間皆無以正其家則一國之風安得而不衰乎其卒至淫風大行而靜女作其所由來者漸矣有國有家者可不於此而監之哉

風雅皆有谷風篇意者曲名同而音調異用風之曲調則為風用雅之曲調則為雅朱子謂小雅大雅如今之歌曲摋其腔調而作愚謂朱子此說乃作詩之

一例耳詩亦有先作而後被之八音者如周南召南
周公采文王時事詩而被之管絃者今皆可見若按
腔調而作如谷風楊之水小明大明小旻召旻猶可
以當之其他諸篇不可得而盡知之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前二句謂君後二句謂己於君則重言以見其微之
甚於己則言己以君故而困辱於此蓋雖為勸君之

辭而亦有激勵其君之意意者君臣同寓於衛如魯昭公子家羈之類臣雖為君圖歸而有不得遂者故寓激勵之意於勸勉之中庶君有以自振而為歸之謀不然雖勸之歸歸可得乎是徒勸而無益也故此詩若止言勸恐未足以盡詩人之意大抵詩有正意而其中復含一意本甚明白者不可以為艱險而畧之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此篇所賦皆由感物而起故所興雖為一章之興而實一篇之興蓋詩有為一章起興者有為一篇起興者不可不知也　觀式微知君臣之在衛微之甚觀旄丘知其在衛留之久久則愈微故黎臣之望救甚切而衛人視之漠然矣然此詩之辭不迫而有序四

何字怪之之辭怪其不救而未責也
二必字決辭怪而以意決之也然亦非實然蓋揆之
人情當有此二者豈可謂衛人無此情乎所必者二
事故曰曲盡亦未遽責之也
三章乃序已困弊之狀往告之情是宜動心矣而乃
不與我同心此已有責之之意然不直言其不來救
故曰微諷切之靡同以心言見其不來者非不能來
亦非不得來乃不肯來耳不肯者心不肯也

四章極言瑣尾流離之若其訴之迫切矣而乃如無聞者由其心之不同是以耳之無閒無閒則不以入於耳豈復動其心乎其不肯來可知矣故曰盡其辭焉然亦不明言其無救意止曰充耳而又曰如蓋猶有望之之意己固不可輕絶人亦不可遽自絶也故傳於下有何哉二字致此意詞盡而意不盡矣

此篇不責衛君而斥其臣既優柔而不迫于其臣又微諷切之含蓄而不露至訴其瑣尾流離則惟以言

已而不及其君蓋寓於他國雖責人而猶有望於人亦不可自弱其君以取慢於人既得尊敬主國責望君臣之體尤得在外從君處難濟君之道為此詩者其如衛甯武子之流歟　末章傳言黎之君臣愬謂此篇皆臣自言而君在其中亦婉意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

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首章之興乃一篇之興與旄丘同

出宿飲餞下文言有行故知為始嫁來時之途次諸

姑疑當為夫之姊妹諸姬娣姪安得有姑

三章出宿飲餞下文言還車臻衛故知為適衛之途也

此詩始末皆述思歸之意無寧父母之詞故知其父母之已終其思衛也止思土地之美亦無寧兄弟之意蓋知無歸寧之義也始也思勝義故思所謀繼則疑其可否而問終又疑之而不敢遂則能以義勝思而制之矣既以義不敢歸而猶不能已於思此詩所

以作也然始終思歸而義之所在終不敢違亦足為既知而能自克者之勸矣當此之時文王后妃武王康叔之澤猶有存者使衛之人君能因是以導之則民知自克豈遽有流而不止之患哉惜乎君暗政昏而又甚之夫子刪詩而存此為戒切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

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憂者憂世亂君暗也窶貧歎已也莫知歎人莫我知也人兼君與家人言窶貧難堪而又艱苦而人又莫知我尤所不可堪也後章益遺君莫我知也謫摧家人莫我知也君雖不我知而家人能相安猶可處也今家人亦不知我又謫之又摧之益無以自安其困於内外真可謂極矣視汝墳之勉以義者為何如然

之人也一歸於天而安於命未嘗以是而移易其心故下三言意之所歸而三章不易其辭焉凡章末語不易而再三申之者說見殷其靁　傳以之與哉叶二哉字又重韻為韻為何亦可互叶此詩用韻有二例

衛詩言王者二篇北門伯兮也當此之時衛人猶供王役猶知有王王令猶行於諸侯也王事國非大夫任之而誰任此非怨於事也怨其既適而又厚益之

耳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黒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上言北風雨雪赤狐黑烏下言攜手而去不言所以去之因故知上所言者為比北風雨雪以比危亂之氣象愁慘狐烏以比危亂之形迹昭彰觀傳言所見

無非此物則似當為賦今以為比者蓋以所見為比也比義為長　以好我語同去之人則欲與我留者是禍我也非所以相愛也此見不可不去之意虛邪既亟則見去不可不速之意曰其曰只且辭緩而意迫又三章不易其辭則去當速也決矣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女子俟人於城隅而又出於外野既貽人以管復貽人以荑曾不知恥而為男子者女子期而不至則踟蹰躑躅既見而受其彤管之貽又受其荑之貽於美物則物與人皆美於微物則物以人而美明述而備言之其不知恥尤甚蓋至此而衛之淫風成矣邶風之淫詩莫甚於靜女然只一詩而已舉一而餘可知矣

詳考邶風柏舟已變而未淫凱風始淫而猶有安母

之七子能孝雄雉之婦人知德匏有苦葉之淫亂有剌谷風之去婦猶有從一之望泉水之衛女猶知不歸之義其淫奔之風至靜女而始甚然其馴至有漸也使當凱風以來漸壞之際得賢君以拯救之豈不可以復於正而衛之君臣不然狄已病鄭而不知恤樂已雜優而不知覺賢人則使之仕不得志忠臣則使之無以為家俗日壞而君日昏使人思避而去之則衛國之俗烏得不流而為靜女之淫乎靜女既作

衛風既壞而又加以新臺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之倫瀆父子之恩傷衛雖未滅而其滅也可必矣讀者以邶詩循序而觀之而後知變與正之積漸次第至明且備誠非諸國所能及以首變風誠可為萬世之戒懲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燕安婉順也燕婉之求婚姻之正禮嫁娶之大義男女夫婦之本心也宣公作新臺以要其婦於禮安乎於義順乎詩人既舉新臺之顯迹繼言燕婉之正義而所刺乃徒惡其形之惡何也蓋上言所求者安順下言得之者乃有惡疾之人燕婉之辭三而無所易惡疾之人二而無適指所以見此人之所為於禮不安於義不順也既見其形之惡又見其禮之悖其意正其辭婉詩人之善刺也不然詩人之刺不以禮而

以形不亦外乎蓋合禮則雖惡疾之人安且順也苟不安順則其所惡者豈盡惡其形惡而已哉故此詩重在燕婉之求一語而三章皆用之所刺之意既明則上言新臺之鮮明峻潔者乃所以自表其惡也惡疾有二意者所刺之人必有彷彿其一疾者舉二疾而言抑有類此疾者歟皆婉意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相繼乘舟而往也宣公欲殺伋伋知之壽亦知之國人則疑之而宣公獨忍之夫婦之淫禍遂及於繼嗣矣國人惡宣公之惡而愛二子之賢故於二子之事始則憂其行繼則疑其有害終則思之不能已此詩所以作也伋惡傷父之志壽欲代兄之死其心非有他也然死非其所陷父於惡亦未得為盡善若宣公不能為父之惡不容誅矣聖人存此篇以終邶風正欲以為夫婦父子兄弟之永監而太史公

之言尤足以勵薄俗而警後人是以傳有取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纘緒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陳初

謄錄貢生臣郭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四

元 劉玉汝 撰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無取義惟取彼我二字相應　共姜素有守義之志因母欲奪其志然後發為自誓之辭不然此志在

我何以誓爲然之死之誓已堅靡慝之辭愈堅至呼母則先言其如天而後言其不相信既足見己之志尤得告母之體且不言其不知而言其不信又以見其守義之誠焉母而聞此有不憐其志髙其義信其心而從之乎聖人存此篇明婦人從一之義以爲世教至程子言人只是怕寒餓死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其義愈明矣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讀此詩者一當知宣頑之惡二當知詩人刺惡之意三當知夫子存詩致戒之意宣姜之惡不可道也而詩人以此意申之再三既欲見隱之不可掩尤欲見醜辱之深可惡夫子之意楊氏得之楊氏之言發明慎獨之功最為明切聖人訓戒正在於此讀者當惕

然知畏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婦人從一之義也副笄象服國君夫人之禮服也無慊於義而服是服則威儀甚美而服飾甚

稱矣此泛言為君夫人之義也子之不淑方說宣姜然首語即舉正義也已含譏刺至不淑乃明言之而又曰云如之何雖直責之而亦婉矣象服即下文翟展之服

傳胡然為見者驚異之詞東萊以為詩人問之之辭謂問宣姜如何如此而為帝欲宣姜之自愧也二說不同又此詩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不齊又多用也字前也字七後也字四皆短長不齊又一體大

抵衛詩多濃麗婉媚他國諸詩所無也

翟展皆君夫人之服也人無此服亦無此行故此詩為宣姜而作無疑既服正服而又容貌美服飾盛顏色皙見之使人驚異猶鬼神然極形容而無譏刺蓋合末章而同歸於末二句也

末章首二語與前章相對下文復極形容其服飾眉目顏色之美辭意亦與前章同然不過為邦國之美人耳其譏刺之意溢乎言外然必前有責之之辭而

後見後章辭益婉而意益深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衛自凱風以來積而至於靜女風斯淫矣而又益之以新臺甚之以牆茨偕老於是在位之世族效之而桑

中作則當時之民可知矣此衛風之極也國雖欲不亡得乎夫子刪衛諸詩其得失先後淺深始終歷歷可考比之諸國之風其事為獨詳其序為最明而必存此詩聖人豈不知淫惡之不足録哉蓋垂戒之大政在於此讀者徒知淫行之惡而不務去徒知淫禍之酷而不知戒是豈聖人刪詩勸懲之本旨哉

或曰變風諸詩皆有音調皆可絃歌然乎曰然何以知之以桑中知之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也以桑中聲淫亡國猶有音調而被之樂則諸國變風之詩可知矣諸國變風雖非雅樂然詩之作或按調而為詩或詩成而諧其音或當時作以歌或他日取以為樂而必有音調可知也春秋國君大夫賦詩歌詩累累相望亦必各隨其詩之音節歌之必不泛泛而歌也如今之詞曲可歌可絃者亦各按其腔調而絃之歌之但其聲音各為變音不可以入韶武耳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彊彊

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取二物為興二章皆用而互言之又是一體　傳謂為惠言以刺頑而次章不言若以為詩人自言則似與首章不相類愚謂此詩承桑中後次章疑當為在位有妻妾者之言以刺姜蓋此詩雖曰以刺頑姜亦以譏惠公與在位者意謂頑惡而惠公反以為兄而親之姜淫而在位者反以為小君而尊之是衛之君臣内外淪胥於淫風皆不知其為惡頑姜固鶉鳥之

不若而人類亦無以異於禽獸矣列之桑中之後所以著衛風之極也所以著衛國之亡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合乎制樹之榛栗資其

用皆有宏遠之規模

若據左傳則此詩當作於元年閒追述其初遷時事望景觀卜未遷時事允臧既遷後事升高降觀致其詳景卜致其謹允臧則獲其善矣語有詳畧前換作室也此景相地也其事不同

末章言文公遷後終有治國致富之效首言勤農舉所重也中言秉心推其本也末言騋牝極其效也騋色之牝已至三千他色而牡者不可數計一語見富

以結一篇之意詩人之善詠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詩本只以蝃蝀為比而此一物二名二章各以一名發一意如七月詩斯螽莎雞蟋蟀作詩有此一法非重複也今人則以此為嫌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二章略易下語以叶韻疑當時有此成說故泉

水亦用此語葢女子婚嫁之大義也此言女子既嫁之後於所親者猶如此況可如蝃蝀乎或曰此二句通下章言正義如此而之人不然也

末章言之人所以縱欲者由失其本心也葢天理之正人心所固有不以男女間也循天理而行則能守貞信之節而無縱欲之患惟不知此理故不貞信不貞信故縱欲詩人推其本心而言其所以失者以此不特使人知義理之正而且知用力之序非徒刺其

惡而且有以進其德又首以蝃蝀為比末以懷昏姻為言不直指其惡無絕人之心首言女子之正義末乃推其受病之原而示以進德之方皆忠厚之意也文公能以正導民而一轉移之功至於如此人君亦何苦而不樂善乎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以彼形此者傳以猶字言他皆倣此　儀止行禮之容儀也何為何俟其辭猶緩禮指全體言遄死則其辭迫矣此篇辭意與前篇異前篇婉而正此篇直而切蓋其出於禍亂懲創之餘惡惡之甚辭也此作詩者性情之不同然其惡天下之惡則一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

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詩人見大夫乘車馬由郊而都由都而城以見賢者其辭意已具首章其後旟字旌字皆因都城字以叶韻五六亦因四而增之以見其盛非真有五馬六馬也組字祝字與下予字畀字皆然非別有意義不過因郊都城易字易韻以見再三之意詩有此體也或者以大夫車無旟為疑而又强釋五與六者皆以辭害意者也何以二字最見詩人深喜之意蓋賢者必

自有以答其勤其所以答之者又豈吾所能測度哉
然詩人惟欲重有以答之猶恐其未至所以深喜大
夫之能見賢也而詩人之好賢亦可知矣於是衛俗
其庶矣乎何以二字極有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䟦涉我
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
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
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

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此詩首章即見事端凡詩所言之事有即見於首章有中篇乃見有至篇末始見者學者尤當觀此斯可得詩之本旨　言至則未至也未至而大夫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此傳最得詩旨蓋下章言阿丘采蝱行野皆在途之辭也舊說非

二章乃見所以作詩之由蓋至是以義不得歸以其

所思不能止乃作此詩以述意故特以此章反覆其辭一再而申言之與前後章異

第三章言各有道而大夫不能體其情故稱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而其辭激四章知己無歸救之義則稱大夫君子毋我有尤而其詞遜激者情之所不能已遜者義之所不敢遂也又大夫尊故不敢斥言而曰許人及知其守禮則深服而稱君子詞意文法各適輕重而義亦在其中矣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極盡

人情
泉水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者義之常也故終不往此國滅君死非常之變故若可往而往然聞大夫之義而從之亦可謂不遠復矣聖人存此固欲明婦人弔不出境之義亦欲示人以改過遷善從義之法雖婦人猶能況君子乎范氏義重於亡之說可謂明白矣此詩許穆夫人所作而列於鄘者鄘人得之而以鄘音傳之歟又或夫人在途作此其在鄘之地乎又

此詩當在定之方中前而列於此其詩則許其事則衛故以附於鄘之末歟

衛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

戲謔兮不為虐兮

凡詩人所作先有咏事之意偶觸所見以興辭故後章有所興隨下所咏易其韻亦有所咏因上所興而見其意者詩有此體可以此詩類推之　此詩大抵只咏武公之成德故各章已見而又特備於末章既咏成德則不可不見其進德之功與其進德之序故首章言學問自修見進德之功矣而即以自內達外之成德者歎咏其不可忘

二章言服飾見其德進而足以稱其服合前章為進德之序而復以其成德之不可忘者再致其歎咏焉三章則備見成德言其學問本於生質而又有以成其美質功夫有序至是而成故末特以處已待人動容中禮者言之前四兮後五兮字皆咏歎之辭前對舉以咏後變言以結一篇大意惟在成德而歎美之至尤可於此而觀之　言重較者君子之敬容見於憑軾之時此欲見君子寛綽而恭敬然不言恭敬而

惟歎美其重較猶前言充耳會弁不言德而德可知也猗字與首章猗字不同首猗於何反此為歎辭則音於宜反與商頌猗與之猗同若音於綺反則猗為跛倚在重較而或倚則不足觀矣故只當作歎詞

風雅皆有武公詩凡三篇首賓之初筵次淇奧最後抑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見隱者所居之室在澗見隱者所居之地寛見身心徳量寐寤言見起居語黙永矢見其節弗諼見其志此四言備隱者之美後世之善言隱無以加此矣獨非孤獨之獨言其幽居閒處非常人俗輩所能即故謂之獨言謂言語凡文辭皆是歌謂歌詠凡聲詩皆是宿非特覺卧凡坐止偃息皆是軸有卷而懷之之意弗諼以心言弗過以身言皆在己者弗告則弗

以告人矣古之隱者皆在野在野者無必隱之心常待見知則出仕而行道不見知則甘遯而無悶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未嘗有固必之意也世道既衰人心不古隱非眞隱而仕非所仕於是賢人君子始有憤世長往不返之心然視聖人之中道則有間矣考槃之賢其隱固可美而永矢之辭不能不失於太過此其所以爲衛風之變周道之衰乎其後晨門荷蕢之徒果於忘世反以聖人爲譏而

世道之衰也益甚原其所自葢已見於此矣然君子之制行與其不及也寧過過猶不失其為高此考槃所以可美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

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首章即述族類之貴者見正嫡之重也次章乃詳言其容貌之美三章追述其初嫁時車馬之盛皆不見莊公不見答之意至無使君勞之語然後歎今不然之意可見於言後又以此觀前後章之辭然後重歎莊公之意皆可見於言外此詩人所以為善於嗟歎也傳於首章言所宜親厚而歎莊公之昏惑於次章言猶前章之意末章又猶首章之意皆因第三章歎今

不然之意以發明前後章之旨蓋作詩者有此法讀者亦當以此法觀之也或曰莊姜之德見於柏舟諸詩可謂賢矣詩人於此不稱其德而徒稱其族類容貌車馬士女之盛何也意者莊公昏惑不知有德其所知者惟若此等而已詩人之作此詩意或莊公聞之庶猶可回其親厚正嫡之意蓋因其所明者而歎之亦納約自牖之法也詩人微意其或出於此歟此詩首二句畧舉起端下文及後章乃言其詳首章

末句變文次章蜂首蛾眉以下再變末章末句變文與首章同皆文法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

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傳謂淫婦一失其身人所賤惡故雖始迷終悟而終不免於困以為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之戒可

謂嚴切矣然於婦人之失則詳於男子之惡則未之及亦何可以不論乎今觀首章之意淫奔之謀出於男子始託事以入其謀繼誘之送而戒其愆又偽愁以堅其約及其再見則又假卜吉而遷其賄矣既貪其色又利其財其狡險有甚於婦人也謂之蚩蚩之氓者怨而鄙之之辭如此耳

桑沃比家富而容麗既以賄遷則男家富矣故已容色潤澤而光麗方言家富容麗而忽發嗟歎之辭託

戒鳩之言以興戒己之意又借士之不可以明己之甚不可蓋前章皆自述其前日所為之事至此而後自道其今日愧悔之意是以上語未竟而特以嗟歎發之則愧悔之有感於中者深矣

桑隕比家貧而色衰蓋首章言男抱布來貿見男貧女富既以賄遷則男富矣至是而食貧者意此男子必輕佻浮蕩之人既得其財而暴殄之故不三歲而遽貧既貧而色斯落則又棄此而慕彼蓋欲以前日

之施於我者又移而施之人也故於此明言切責其貳行既曰罔極又曰二三言不特貳於己而已也以此而觀男子之惡豈可勝道哉衛風至此豈專婦人之罪男子不能正身齊家專欲以淫惑而卒也淫婦亦得以誚責之豈不甚可羞乎故其流而為静女為桑中雖曰由上之化而亦在下之為家主者自有以致之豈不深可戒哉

婦人既去而追述其為婦之勞見棄而遭夫之怒既

歸而不為兄弟所恤然皆無所歸咎惟有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婦之奔雖由人誘然已果能守其貞静又豈人之所能動哉今日之失身皆由己以致之故静思而自悼可謂善自反矣

淇隰二句興下四句首章之謀始於抱布末章之信誓出於總角抱布始謀安得有總角之誓則謀非始抱布矣前後意不相合豈此男或有世好之舊故總角相與不待父母之命自為信誓至抱布時始即之

謀而使行媒合之耶又豈淫風之時仕族閭巷之間男女自幼習為言笑不以為恥及長而遂竊謀私合邪或者以為婦人自述其總角時居室之言笑和柔而從人之信誓甚明今而失身由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非指與此人為信誓蓋泛言從人之道如此也今詳氓詩之婦人固以淫而失身矣然其被棄之後雖極其怨而未嘗有他適改從之意蓋此婦始欲行媒追念信誓亦尚知有義信者但此時惑於人動於

欲而不能自制耳其愧悔也雖出於困極而深嗟重歎甚言耽樂之不可為其良心本性於此發見而不容泯是以既去而極言其人之貳行罔極於己則自信其不爽既歸也不敢責人而惟反躬自悼而已不與偕老則惟言己之怨而已追念信誓則付之於無可奈何而已蓋其始失身之罪雖不自知而其終從一之義終不敢違其視貞靜之德固遠而於淫奔行私而不知止者亦有逕庭矣傳謂一失其正則餘無

可觀然於無可觀之中猶有可矜者不可以不論庶乎人之知悔其非者猶思保其終而益謹於其始云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程子曰再思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又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今觀氓之末章尤信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傳謂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愚意衛人之賦此毋亦嘆衛國小學之教不講歟周室盛時小學大學之教各有所服之佩各有所習之事各有當行之儀而亦各有可見之能今衛國之童子如此豈非小學之教

不講致然歟而大學可知矣盖小學成而後大學施
學校廢而後風俗壞今衞俗如此童子又如此豈不
重可慨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
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傳言孫與祖同體者同昭穆也此詩止言宋不遠耳若
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
而讀者自可默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歌後之作蓋本

於此望之而即可見猶有遠者行之而即可至則愈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衛女愚謂當增雄雉伯兮為八人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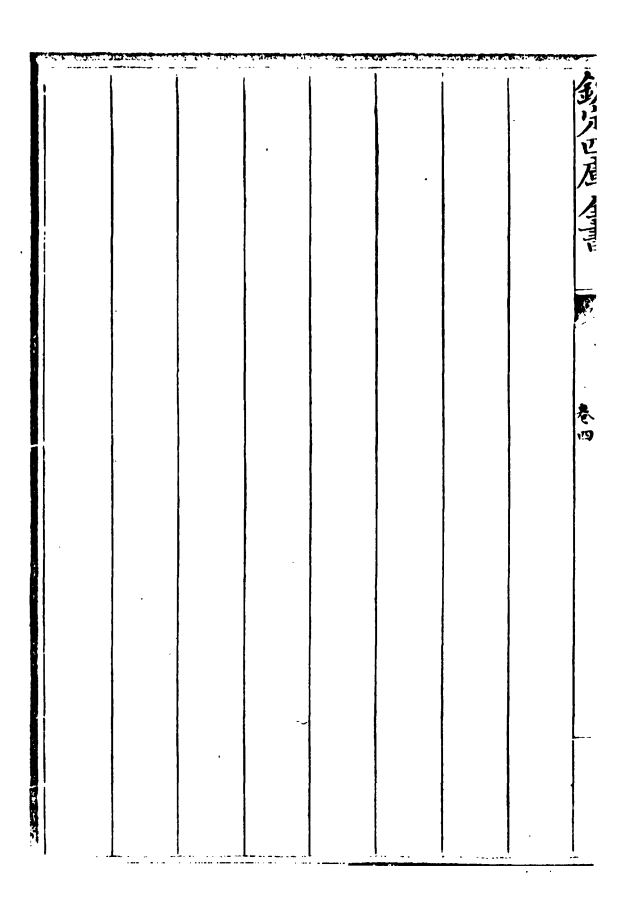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知此人為鰥夫者以有狐為比也知其為寡婦者古者廟見而後執婦功今此婦憂人無裳無帶無服而欲為為之又此時國亂民散多喪其妃耦者故可知其鰥寡也或曰此當為興蓋以有狐興之子在梁興無裳其曰可以裳可以帶可以服者以有狐興之子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琚為成器瑶玖則玉耳三者不過隨瓜桃李易文為韻詩有此體也然意尤重在後二句故重言而三咏焉此詩如序所言固未見其然傳疑為男女相贈荅之詞蓋若以為昏姻之投報則六禮不用此二物惟贄用榛栗棗脩然非投又無報而欲以此永好其情

似未得其正是以傳爲此說與



詩纘緒卷五

元 劉玉汝 撰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以黍離為賦者謂故宗廟宮室全不見而所見惟此耳然不言所不見惟言所見則故都興亡盛衰之感皆在黍稷二語而有無限悲愴之情矣故因以興下文行邁心憂之意然不言所憂為何事則憂之深既嘆時人莫我知又傷所以致此者何人而不言其為誰則怨之至於是黍離之悲有言不能盡者矣故下文四句三章不易其辭以深致其憂怨焉言有盡而

恨無窮其是詩之謂矣

元城之說亦詩人之一意然詩之興有隨所見相因而及不必同時所真見者如此詩因苗以及穗因穗以及實因苗以興心揺因穗以興心醉因實以興心噎由淺而深循次而進又或因見實而追言苗穗皆不必同時所真見如桃夭因花以託興其時未有葉與實特因華以及之此乃作詩託興之一體也然元城之說得君子忠厚之意故傳取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茍無飢渴

曷至哉言其去時曷其有佸言其歸日來會雞與牛羊皆畜於家者故日夕之際其棲其來皆家人所常見以此動念而嘆其君子之不如又一再言之其所思可知矣首章言如之何勿思思之故不能已末言

苟無飢渴則憂之深而思之切矣如之何勿思述己之思苟無飢渴述君子之苦婦人𤈻饋故以君子飢渴為念而行役勞苦尤以飢渴為患故以此為憂然所思所憂止於如此此亦情性之正也兩言君子于役一起一末每章兩言思之至也又按此詩所謂君子未見其為大夫大夫固有行役庶人亦有行役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庶人豈無行役者乎當以伯兮例釋之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詩言牛羊猶可以為所見

不必所畜然以下篇安於貧賤觀之則此所謂君子似不必為大夫又況士庶人之家人能是尤足以見王國之風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此君子即前篇之君子又二篇詞氣相似故傳疑亦前篇婦人所作陽陽志之得樂則心之樂其樂只且詠歎之也古者十三學樂誦詩成童舞象二十舞大

夏樂無間於貴賤人皆得習而用之此篇樂舞非用之公庭非用之宗廟蓋親執而行於閨門之間故知其爲貧賤又或隱爲伶官亦貧賤也左執右招有和樂自得之意古有房中之樂婦人諷誦以事君子敎亦必房中之舞位房在堂之東北故又曰東房

國風以修身齊家爲主王風二篇之婦人其賢如此歎美其夫又如此則此君子其亦有得於修齊之道者歟以此而觀王風之始何嘗不美文王后妃之餘

化周公治洛之餘澤何嘗不存故傳謂豈非先王之澤而說者乃謂王風之變乃商頑餘俗是徒見王風之末而不究王風之始使先王之澤人莫知之而欲修身齊家治國者謂世已衰而不復用其力豈足與論詩哉衛鄭齊唐之風皆當以是觀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戍申者作此詩其意唯怨戍申而并言戍甫戍許者

蓋甫許皆申同姓作者借用叶韻以述其再三思歸

之詞非實戍甫戍許也蓋甫侯今不知其何名又不

知其國何在崧高本美申伯甫無與焉而亦及甫并

稱其來已久周人習聞而嘗誦之故戍申者本非戍

甫戍許而亦因及甫許焉申為平王之母家許雖與

同姓而異國又非實母家平王何為遣兵而亦戍之

乎以是知此詩不過借以叶韻而致其再三之詞而已詩有此體也

懷哉韻叶三哉字亦重韻上述其事下述其情情不能盡而嗟嘆之蓋戍者之情政見於此不然何以見其怨之深耶

詩有揚之水凡三篇其辭雖有同異而皆以此起詞竊意詩為樂篇章國風用其詩之篇名亦必用其樂之音調而乃一其篇名者所以標其篇名音調之同使

歌是篇者即知其為此音調也後來歷代樂府其詞事不同而猶有用舊篇名或亦用其首句者雖或悉改而亦必曰即某代之某曲也其所以然者欲原篇章之目以明音調之一也如上之回公無渡河遠別離之類多以此而推則詩之三揚之水其篇名既同豈非音調之亦同乎況此三篇用其首句者一用首次二句者二苟非當時有此篇章之詞音調之譜何為小異大同若是邪若二甫田一比一賦二谷風一

言夫婦一言朋友朋友夫婦皆以義合故皆取此葢託興以興辭然其音調則一風一雅相去懸異也二白華雖同小雅而一正一變有詞無詞亦相去懸異也二明二旻之有小大在小雅者則曰小明小旻在大雅者則曰大明名旻葢當時篇名偶同而音調各異太師恐其無辨也故以小大分之使大小二雅之音調不至於相混然則篇名同音調異又同在雅而雅有大小則不可以無別篇名同音調同又同為風

則篇名不必易若篇名同音調異而在風在雅有詞無詞相去懸異者則亦不必分別而自明矣詩以樂為主其音調今雖不存而有可推者亦豈可不論哉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此亦當云賦而興賦者謂賦旱暵之蓷興謂以彼之

嘆乾脩濕興此之仳離嘅泣其例當與黍離同上一句皆不易下句之乾脩濕嘆歗泣由淺而深取興之意爲多故止言興歟

仳離由相棄背故嘅嘆至於啜泣者怨也然相棄背由其人之艱難不淑而已適遇艱難不淑者其人之不幸而遇其人者已之不幸也故怨而無過甚之詞夫艱難不淑皆將不免於死亡然離嗟何及其窮已甚而有無可奈何安之若命之意尤足見其厚之至

至此而謂成王周公治洛之餘澤無復有存者豈不厚誣也哉

范氏之說專責在上在上而能養其民豐年有蓄積之備凶年有賑恤之政則民雖遇艱難而無流離之苦矣今夫婦之衰薄皆以凶年之故則在上之政可知矣然當此之時成周之風俗非不厚也成王周公之德澤又非不存也使平王而能奮興為治何患號令之不行於天下哉而委靡怠慢坐視其民而不知

湫是眞可嘆也矣

范氏又謂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愚謂斯言亦讀詩之法也蓋聖人刪詩教人垂之萬世所以存三百於三千者其擇之也精矣故一代之政有以一國而見一國之風有以一詩而知一詩之所關係有甚重者讀者固不可以平易而艱險求之亦不可以簡短而忽慢視之要當以夫子春秋謹嚴之法求夫子刪定詩書之意凡讀詩必先字

求其義句求其解章求其法合各章以玩一篇之意會諸詩以觀一國之風既得於心然後吟哦上下揄揚反覆以玩其味焉則所以嗟嘆咏歌之妙眞有非言之所能喻者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西周之盛為宣王時歷幽而平其人若非耄老亦必中歲以上已衰之年矣身逢多難已不可堪况猶及見其盛時者乎既經幽昏復逢平弱其間禍亂何所蔑有謂之百罹非過言也老成忠貞之士視之無可奈何亦唯欲死而已蓋當時之禍亂已不忍見而東周之中興無復可望雖生亦何樂哉觀此與前詩見周之不復能西也決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世衰民散而終遠兄弟非得已也謂他人父尊之也謂他人母親之也凡吾所以尊之親之若此者庶乎人之以子顧念我也此既不可得則又有以兄事之者庶乎人之或以弟友我也而亦邈然如不聞也則其窮亦甚矣然其所以然者或以世道衰而情義薄

或以家蕩析而財力微然皆足以見民之流離失所者所在皆然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淫奔者託以行彼指其地而言不見則指其人而言託言往彼采葛因其人不見而思念之三章語有淺深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

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夫之私邑有欲淫奔者畏大夫之刑政而不敢大夫可謂賢矣惟私邑之人獨然則王國之民其敢者多矣王朝非無大夫而有政刑者惟此私邑之大夫則王朝之無臣可知雖或有之而不得以行其政刑可知矣夫王非無賢大夫也王國之民亦非無羞惡之心也而善邑治者不得施於國善國治者僅得施

於邑則國人之不幸有不如一邑之幸矣此誰之咎哉使王果能盡得賢大夫而用於王朝則轉移之機雖由邑而國由國而天下可也豈患二南之遠哉然二南之化雖遠而大夫猶有賢者豈非成王周公治洛之澤猶有存乎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王國之風至是蕩然矣婦人固不知恥男子尤不知恥至以珍寶與淫賤則尤甚者也夫君者國之主夫者家之主婦人之淫固本於上之無政尤本於家之無法故夫不正則婦不正家未有不敗國未有不亡者也故此詩足為婦女戒尤足為男子戒其所以正其本者至深切矣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此鄭風變淫之始也鄭首緇衣俗非不美至是始變為淫而女子猶知所畏而不敢夫女子居家未有不畏其父母若兄者也然猶有狎恩恃愛而軼出防閑之外者況於外人豈復有所顧忌哉今女子之動於欲者於家之內外皆知所畏而不敢則本性之善羞惡之心未嘗亡也且謂人之多言則鄭國之譏淫惡惡者尚有其人國人亦畏而不敢者宜不少矣豈獨將仲子之女子哉使當時之有國有家者縱不能制

其末然而於此將然者能閑之以嚴臨之以莊導之以善而帥之以正使婦人女子皆知所以自克則猶可及止也而鄭不能然可勝惜哉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知此篇為段作者以下篇而知之又段不義而得衆故也傳又疑為民間男女相悅之詞者伯叔自稱閭

巷居畀居人輩賤飲酒意褻也又民間亦有田獵之事而此詩又在將仲子之後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二叔于田皆為共叔而作而傳於前篇又疑為民間男女相悅之詞愚意謂鄭民間舊有此詩篇名曲譜民常歌之至是以叔之名同田之事又同故遂用之既仍其篇名又依其音調即項氏所云以其篇名之同義類之似而取其音節以為詩朱子所謂變風變雅者變用其腔調又謂大雅小雅如今之宮調商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又謂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

詞而為大雅小雅也以是而推之則風雅詩篇題之同者亦必按其腔調為之耳大叔恐二叔于田所咏之人不辨故特以大而別之歟不然則又或者以文辭曲譜之長短為篇異故加大以別之歟不然均稱為叔于田何不可而必欲如是耶

田獵以車馬為用射御為能故鄭人之愛大叔者惟以此稱譽之于田首舉其所事在藪特言其所在藪獵最便馳射而火田為尤盛故于田在藪對舉言之

首章不言射而先稱其檀裼暴虎此大叔之所能衆人之所喜者既誇之復戒之皆小人愛人之情也二章末四句射御互言文法也補傳云罄謂使人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不逸抜括也矢銜弦處覆例也彇與簫同弓梢也愚謂騁馬則折身如磬故曰磬末章首三句專言射尤以射為精故以此見獵將畢以結此篇忌字抑字有嘆咏意故見其從容整暇於始終焉極稱射御而亦曰喜其無傷之詞者見此篇

所言皆小人之愛耳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久外無聊相與游戲固有將潰之勢矣然使主將加之嚴威猶或可止而中軍之游戲亦復如此則其潰也必矣詩有刺有諷而為將為君者不顧此所以危也

此詩有三意一見士卒將潰二見潰由中軍三見中軍由鄭伯處之不善然不言必潰而憂其將潰之意自見則聞者烏可不早制之乎此詩人所以善詠也詩雖危之而鄭終棄之此春秋所以責鄭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洵直且侯言羔孔武有力言豹三英言裘命指理以

立心言直指事以行義言心安於天理而後義見於行事處己事君之道於是乎全彥兼舍命司直而以美士稱之所以結也鄭有賢大夫而不救其俗之淫然鄭既淫矣乃幸而後亡其亦以尚有賢大夫故歟觀左傳所載可見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義理之心為情欲所蔽故失其羞惡之真此婦所為

乃眞可惡可醜者乃不自知而欲以情好奪之使去者果爲始迷終悟之人固非此語所能留也況以人心之天理言始不以正者必無善終以聖賢之禮法言則婦之淫者在所必去故禮有七去一曰淫去既不能去則棄而去之庶幾人知謹始改過而婦人之動於欲者其亦知所懼哉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

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詩人述夫婦警戒之詞而婦人之詞為多葢夫能警戒常事不足為美惟婦人能之所以可稱詩人欲表而出之故首述女曰次述士曰然後轉詳婦詞以見婦先夫戒夫戒過之而女之戒又過之然後婦之賢益著故此篇述婦之詞始終詳備而首三句尤極曲折所以提一篇之要者此詩人措意行文之工者也

子興以下意極警戒而詞致和柔弋鳬與鴈而曰將翺將翔主饋飲食而期與偕老至謂琴瑟莫不靜好蓋樂以和為本而和又本於人人和而物無不和皆情正理到之詞也

婦人之情喜宴昵而好吝嗇首章既見其無私昵之情末章尤見其無吝嗇之性所以為賢有當贈送者有當問遺者有當酬答者六句不惟見其相夫親賢不愛服飾且有勤厚周密各宜所施之意詩人之善

詠也當此之時鄭俗已淫而未嘗無賢婦人葢風俗

美惡從其多者耳然君子不沒人之善於此亦可見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

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泛然之稱乘車佩玉葢貴者有泛然之女子與

之同車同行翺翔而佩玉又歎彼孟姜美且閑雅而

賢葢既與此同復歎彼美同情而相稱羨如此也婦

之淫者有外為閑雅之態使人望之若不可近慕之若不可得者此最惑人之甚者也其稱爲賢亦淫者之所賢耳德音言語也覩其態則閑雅聞其言則使人不可忘而相與賢之人安得不為所惑哉此不足錄而太師錄之聖人存之其為戒也深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此與下篇皆興體此篇借彼以形此意有抑揚下篇

借彼以明此只是平說婦人以正為主戲謔非正也以不正之詞相加而所答之詞亦不正矣非惑焉有是哉所以深戒之也後狡童倣此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能食息非真不能故傳曰未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狂狡之稱雖出謔言然知恥者亦不受也惟自處以正則淫自遠而無此狎侮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錦衣駕車必當富貴之家衣錦而欲人以車迎其亦衛氓車來還賄之意乎氓詩悔而怨此悔而不改者情慾之蔽於是乎深此鄭風所以甚於衛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此當為女惑男之辭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疑此篇即前篇思而未得見者今得見之故喜之也夫當風雨晦冥之際雞鳴夜半之時而與其人相見豈禮之正哉思而未得見則稱子既見而稱君子蓋一見而即夫之矣習俗之薄惡如是使此人知魯男子之義豈肯為是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

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先嗣音而後來此古人所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而必致其謹也有家者可不戒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離間之人亦必婦人也女女重韻爲韻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樂我自樂也與娛與家人同樂也衆人皆好彼而我獨好此故曰自好自好而有得於身心則不為習俗所移矣夫當淫俗大行之時而己之家人獨能安於貧陋者豈家人所能自為哉由己能安於貧陋所思不在彼而所樂惟在此也心不在彼身惟安此於是家人亦相與安之我固聊可自樂而家人亦聊可與

同樂焉聊者自畀之詞詞雖自畀而實過於人也遠非有得於身心者能之乎故正心脩身齊家之道人皆知驗之於治平之時而不知行乎衰亂之世其效尤可驗也人亦何苦不自立而失其所可樂者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有美一人男子婦人可通稱故傳止言男女相遇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此與前篇皆賦而興即賦其事以起興也賦無興者也說見漢廣

此與前篇作者或士或女皆未詳但此篇首尾述士

女中述女要男之詞末復述相贈之情曲折詳備方以為樂而不知其非鄭國之淫風於是乎極矣故以二篇終焉